聯益之友

乙丑夏仲 [illegible]書

第五期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一日
陰歷乙丑年八月十四日

聯益貿易公司出版部

■定報價目■
本報每月出版兩期（一日及十六日）特刊無定每期一張售大洋三分 預定全年國內本外埠大洋六角國外歐美各埠大洋一元日本各埠大洋六角（寄費在內）定報處及發行處上海南京路勞合路口聯益貿易公司

■廣告刊例■
登於封面每期每方寸洋六角 登於中縫每期洋八元 登於後幅每期每方寸洋五角 不折不扣銅鋅版木刻另加

壽星　王一亭作

（優）（待）（定）（戶）

祇有十天機會

凡於本年雙十節前定閱本報全年減收大洋五角五分（郵費在內）另加贈新發明「活葉箋封」壹袋價值大洋三角如此難得機會幸勿錯過（贈品如欲掛號寄奉以免遺失請加掛號費七分）

招請各埠代派

本報出版以來承各界人士同聲讚美風行一時銷路頓旺現因便利閱者起見招請代派人凡願意承受者請卽駕臨接洽定當格外優待

徵文啓事

「題目」雙十節「體裁」不論論說小說筆記趣談隨感錄記事等務求興味濃厚爲宜「字數」以千字爲限過長不取「獎品」共取十名第一名贈本公司貨物抵價劵値洋三元第二名貨物抵價劵値洋二元第三名貨物抵價劵値洋一元第四名至第十名各贈毛鹿紙聯益箋一封不取者各贈第六期本刊一張「截止」須於陽歷十月十二日前寄到遲則割愛「寄交」請寄本刊編輯部並註明「徵文」字樣

招請各埠代銷

本公司創製之名家書畫美術信箋「聯益箋」深得社會人熱烈之歡迎銷路異常暢旺現在對於文房用品極力推廣監製湖筆徽墨選精優良其他如墨水膠水練習簿信封束書帶等等莫不全備價目公道批發從廉凡本外埠各寶號在經售上列各項貨品者務祈注意如蒙惠顧無任歡迎之至

新到 禦雨橡皮套鞋

每雙祇售洋二元四角　聯益貿易公司啓

聯益箋

聯益箋有海內書畫名家的手筆。格式別緻。印刷精良。裝璜考究。種種美點。不必細說。用過的人。都能道其詳細。自從發行以來。已經九版。每版出世。總不夠賣。可以見得價廉物美。受大衆歡迎咧。

■闊箋■

海月箋	每盒大洋七角七分
科舉紙	每盒洋五角八分
道林紙	每本洋三角
毛邊紙	每封洋三角
夾貢紙	每盒洋七角七分
貳號紙	每本洋三角六分
毛鹿紙	每封洋三角二分
五卅紀念牋	每封洋二角四分

■狹箋■

毛鹿紙	每封洋二角四分
道林紙	每本洋二角四分
活葉箋封	每袋洋三角
毛邊紙	每封洋二角四分
電影明星箋	每本洋三角
中西美術信封	甲種每扎一角五分 乙種每扎一角三分

▲每盒每本每封均十足百張 郵購寄費加一 郵票代現十足收用惟以半分者爲限 滿五角以上請購滙票

聯益貿易公司總發行　上海南京路勞合路口

趙君豪之傑作 櫻桃集

君豪

每部廉價洋二角

聯益貿易公司發行

明星新片 盲孤女中之兩主角

男 王吉亭　女 宣景琳

文房用品

本公司發售各種文房用品如「湖筆」「徽墨」「墨水」「打字機」「膠水」「東書帶」「練習簿」「信箋」「信封」「洋刀」……等應有盡有價格公道歡迎參觀

聯益貿易公司啓

美國VICTOR名廠製造各種保險銀箱

大小俱備 價格公道 聯益貿易公司

聯益貿易公司書畫總收件處啓事

篤維六書本乎周官八體詳於秦世龍文鳥跡鐵畫銀鉤拂素飛毫經貴黃庭之紙水流山峙碑傳碧落之書而畫有六法三祖爭傳描千峯於紙上蘊萬景於毫端翎毛雅致窮禽鳥之變態蘭石淸標探草木之奇姿自古迄今名家代出我國書畫實不亞於歐美也敝公司爲提倡美術發揚國粹特設書畫總收件處蒙海內書畫名家華相委託代爲收件如蒙好書畫者委託代求手續淸楚交件迅速曷來一試（各書畫家台銜從略請來參觀各家潤格）

王陶民作

長篇小說 言盡於此（五）

君豪

余入此校後。覺生活方面。較爲愉快。左近之風景。異常佳麗。致力於學。不騖外事者可一年。方斯從此坦途。力底於成。孰料事變之來。出人意外。情海中之軒然大波。其在於斯乎。先是予有友名辛夷居士者。長於余可廿歲。交余爲小友。家居時。日日握手言歡。渠樂交遊。友朋遍海內。會余初入某校。時辛夷官海鹽。來書屬與杭之新村通訊。蓋新村校與吾校之性質相近。辛夷欲吾等彼此切磋而收益於無形。又孰知辛夷爲余介紹此友。卽伏禍機於二年之前耶。新村之爲人。險恨陰鷙。蓋吾書最重要人也。初未識其人。僅於訊中見其言論。於相片中依稀可見其長頸。通信以來。時時往還。我告以上海之近狀。彼則語吾以湖上之情形。文字相交。原無極深之結合。孰意事變之來。往往出人之豫料。新村此後與余之關係極深。余當細述彼之事焉。新村乃浙東某縣之鄉人。居杭五年。至湖上之弟二年方識余。民國八年之春。我校有旅行西湖之舉。假新村校爲宿地。余大喜過望。以爲通訊至交。一日聚首。其樂當非言語所可形容。校中佈告旅杭之事甫揭。余卽馳書告彼。謂將來杭遊覽。新村報書道歡迎意。赴浙之期既定。余更快郵告彼。及車下之後。卽整隊至其校。余亟圖晤彼。同學邀作吳山遊。余亦不暇應。乃亟以片納之門者。幷速其來見。余則坐其客室中爲待。待可廿分鐘。始見一短小黃臉衣校服之人來見。首句卽問曰君爲太虛乎。余曰然。君殆吾之好友新村。新村笑曰然。適自校園歸室。睹君片。卽來迎。恐久待矣。余笑應之。卽入其養病室。渠猶春病未已也。

天平一瞥

（開天）

淸早出閶門下船。搖過楓橋和寒山寺。見無數的丘八君。幢幢往來。狠是忙碌的神氣。吾想寒山寺和楓橋。都是三吳的名勝之區。得到了這輩子的點綴。倒底能否生色呢。唉。

同行者共有五人。所以談談說說。狠是熱鬧。絲毫不覺得寂寞。一霎那間。船抵磚橋。徐徐的旁岸過去。村姑七八人。爭來問道。轎子要嗎。吾們點了一點頭。再自顧自的跑上去。升坐那簡陋不堪的笋輿。那裏曉得同行四人。都已有人搶着要抬。獨有吾因着體肥的關係。竟沒有人請敎。吾便伸長了喉嚨。一聲聲的敎他們來抬吾。那曉得這幾位轎婦。乖巧得入骨。終是笑嘻嘻的對吾。始終不來動手。吾想這到不妙。他們不知使怎嗎法來了。吾便打定主意。用起武力來了。上前去揀了兩個年輕力壯的轎婦。指着他們便罵道。混蛋。怎麽不爭來抬吾。難道你們吃力一些。吾沒有分曉的嗎。回頭對同行的道。且慢。吾沒有轎子坐。煩你們也不要坐咧。他們見我勢聲洶湧。却一些也不怕。聽吾說了自有「分曉」便自然來作成我了。上路之後。吾一連的狂喊好險得很。到山麓之後。吾們各鼓勇氣。一口氣直上山巔。坐在那塊鏡平上休息了好久。才回下來。到砵盂泉。預備去喝茶了。吾們自思在山上走了也好一回了。什麽五人以外。竟看不見第六人呢。後來動問那位看火大人。方始曉得去年軍興之後。逐個遊客。依然大少。吾竟因之卽發出了一個感想。小民的元氣。恢復尚遠。各省的風雲。却又日事緊張了。明年個日。再上天平。正不知荒凉到如何程度咧。

……想到這裏。吾的眼前。不覺一黑。諸位別當吾發昏。原是天將下雨。黑雲驟至。故黑起來了。匆匆的下山歸舟。解維返城。倒竟沒有遭着雨。便宜。便宜。

女書畫家新訂潤例

女書畫家顧青瑤雅擅藝事。于畫工山水仕女。尤喜作篆書寫石鼓。故女士之畫。得金石力甚深。其作山水多彷麓臺筆意。深醇古厚而氣韵湛然。一洗巾幗纖柔之習。觀其畫非辨其款。不知爲女子作品也。繪事外。精鐵筆。善詩文。篆刻刀法悉具秦漢遺意。詩初從陳栩園。近作彌恢蒼涼高古。與栩園女公子翠娜爲莫逆友。嘗詩筒往來品畫論文無虛日。近以索書者繁。復新訂潤例。可向聯益貿易公司索取云。

吻痕

（碧波）

「他已經變心了。」唉。不信他竟是一個濫情底少年。他現在已愛上他人了。我但願這個她。不要蹈吾覆轍才好啊。」伊抱着頭。兀是嗚嗚咽咽底哭。那簷前鸚鵡。却會湊趣。安慰迷的主人道。「阿郎來咧。」伊霍的站起身來。探着頸子。向窗外瞧去。但見一隻狸奴。在淺草地上。搞着牠的雪爪。很使勁底抹着嘴兒。那裏有他的蹤影呢。

阿翠在旁邊。看得兀是難受。故意使着傻態逗伊道。「好小姐別悲傷。園裏的玫瑰花開放得很是嬌艷。我們進去散散步吧。聽說今天亞利劇場。開映最新電影。我們還是到那兒去舒舒悶吧。陳家小姐。昨天曾經約小姐到大羅天游戲場去。參加化妝跳舞。小姐可是忘懷了嗎。小姐要飾仙女的服裝。婢子記得在第七號箱子裏。我就拿出來備用吧。

伊支着頤。坐在衣鏡對面的一隻沙法上。聽了小翠的一篇牢叨話兒。很是不耐。便斥了兩聲傻了頭。再瞧瞧鏡子裏面。猩紅的櫻唇。俯着首。兀是一言不發。

電影明星歷略（一）

（友影生）

電影爲有研究價値之高尙藝術。是爲大衆所公認者也。美國爲電影之始祖。出品之精。人才之多。實堪驚人。各明星之身世經歷。頗有可觀。爰將各明星之小影。每期刊登。並附以簡略之歷史。以供參考。筆誤之處。在所不免。還祈明者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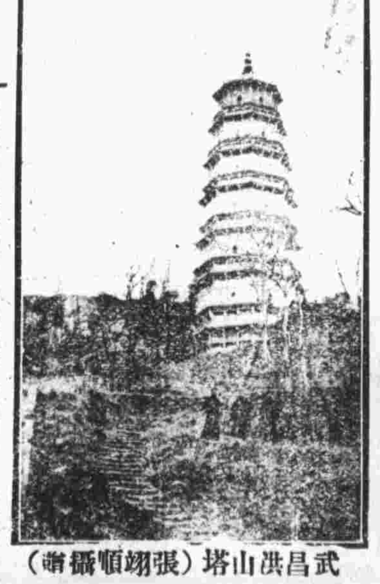
陶瑞拉司范明克

一八八三年五月生於 Colorado 州之 Denver 地方。嘗畢業於 Denver 中學及 Jarvis 陸軍專門學校。因其雙親願其成鑛業大王。故送入在 Golden 地方之路鑛學校求學。但其宿志決於舞台事業。着力後果成功。其創作爲 The Lamb。諸作中以 The Robin Hood 最受歡迎。嘗得 Photoplay 雜誌一九二二年競爭金獎牌。前妻生一子。女明星曼麗碧克福卽其之續弦也。

蘇州模特兒

（闇園）

模特兒在蘇州的沿革。說起來很是簡單。起始是一個姓朱的。同一個姓陳的。在閶門雇了一個么鳳。在觀前街某照相館拍的。上海畫報上說的姓朱的把他自己夫人拍模特兒。這大約是另外一件事咧。姓朱的同姓陳的。都來場面上的人。做這種事。也可想他們的人格了。可是他們倆這樣一來。蘇州拍模特兒的鼻祖。倒被他倆占去了。在這時候。模特兒還不盛行。直到現在。被上海一轟。蘇州遂也有仿傚的了。起初是一個姓汪的。雇了個么鳳。在閶門旅館裏拍。拍一次。所說是二十元。這種人間地獄中的么鳳。這樣省力的事兒。比較來得容易賺錢了。那個姓汪的。拍了專事牟利。觀前街上的各書店。都有代售。新開的某書局分局。也登着代售的廣告。報販的手裏。也很多很多。報販是可以逢人兜攬的。所以銷路很好。聽說那姓汪的實着賺了一筆錢了。還有些是合了股的。有好幾個。後來繼汪而起東。拍了專事送朋友。以及自己觀覽的。上海模特兒商人。到蘇州來拍的也很多。拍的地點。總以旅館裏爲多。佈景的索然無味。看的人不能發生美感。好在買模特兒的人。不在佈景而在曲線。有個朋友告我。說有人在城外一家旅館裏。拍男女兩性的模特兒哩。我說。這決意不爲。那朋友道。你不信麽。請看以後上海出版的模特兒照片。我道。上海人何以到蘇州來拍呢。那朋友道。因爲上海工部局同警察廳。都已禁了。恐怕不妥當。我想如此說來。蘇州與模特兒。有切實的關係了。



武昌洪山塔（張翊順攝贈）

中秋食品似

（蔣吟秋）

月餅　月餅式圓而中滿。似資本家之擁資富有。而面團團也。

紅菱　菱色紅而有角。似政客之鋒鋩尖利。而自名紅客也。

白果　白果須用鍋炒熟。食之。味最佳。但熱極則易爆裂。似勞工之受壓過甚。易致暴動也。

栗子　栗子生時有刺。熟則亦須受炒。似平民之生計艱難。芒刺在背。復受苛稅之煎迫也。

鮮藕　鮮藕切斷。而絲仍連。似軍閥之雖倒。而蛛絲馬跡。未易驟截其系也。

蓮蓬　蓮稱君子之花。而蓮子心苦。似文人之筆墨生涯。雖屬淸高、而煎心血。亦殊可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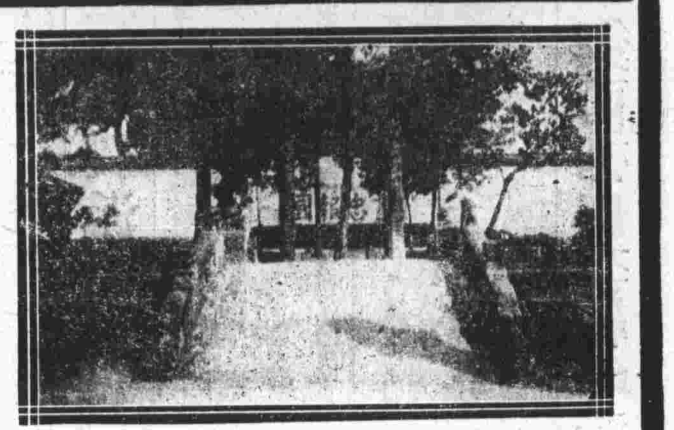
柿子　柿子紅豔可愛。惟爲時不久。久不易腐。似模特兒之盡人生愛。而不能持久也。

▲編輯者言▼

這期出版日。正是中秋節的前一日。下期出版日。是雙十節的後六日。兩個佳節。無逢其一。正是「兩頭弗着」。所以這期裏登幾篇應時作品。並且徵文於讀者、徵文題目及辦法請注意封面啓事）預備在下一期上發表。算是點綴這兩個佳節啊。讀者對於本刊改良的意見書。紛紛投來。我們一一領敎。在此總總答覆一聲。感謝諸位的熱忱。本刊因爲半月出版一次。所以登載的「電影界消息」。不免有明日黃花之譏。所以從本期起取消。但是有什麽新鮮消息。仍舊隨時報告罷。本刊徵求插畫（時裝仕女畫・滑稽畫等）及關討論於時裝・工商業・書畫・攝影・戲劇之文字。須簡短而有興趣者爲宜。

聯益之友

請用聯益箋



岳王墓前　陸企豪攝

旅杭小感

玄妙生

上月九日。因事赴杭。留住九日。擬假此機會。游玩幾天。奈大不做美。到杭後之第三日。即狂風大雨。繼以秋雨綿綿。令人悶煞。迨動身返申之日。方復晴朗。往返得晴。雖使利不少。然游興不免掃盡耳。余別杭忽忽已三年有餘矣。數年來俗務繁冗。無暇往游。心甚耿耿，此次舊地重臨。見聞大異於昔。滄桑之感。油然而生。爰走筆拉雜記之。

雷峯夕照爲天下聞名之佳景。今也雷峯塔已傾。此景不得復見。爲西湖減色不少。余不禁爲之歎息。

環湖馬路之界標已立。聞不久即將動工。料將來之西子湖畔。亦將變爲繁盛之區焉。

湖旁。新築之房屋。以洋式爲多。是雖爲近世文化之進步。然以風景論之。究不若舊式庭閣茅廬之爲清雅耳。

杭地舊有街道猶如羊腸。車輛來往。頗感不便。且天雨泥濘。尤爲艱難。而近年來當局對於路政。極力整頓。新築之道。以沙石舖成。故較爲爽利。且廣闊異常。上海南京路不如也。然如三元坊清和坊一帶。有數段雖已放寬。然未能一直。殊爲缺點，據云每遭火災後。則於重建時。必收讓爲路。故成現在之凸缺狀。是非改良路政之善策也。要知路政與火政。有密切之關係。路政不善。火政何能完美。換言之。杭州多火災。雖消防不善。然街道狹窄。交通不便。亦其一因也。故改良路政。爲消防之亟圖也。

杭地學生大都穿制服。樸實無浮。亦當地之風氣使然歟。又爲異者。路中妖冶盛裝之婦女。不得多見。不如滬地之婦女。喜出外閒游。招耀路上也。由此足見當地風俗之一般焉。

西湖大世界被當道認爲藏垢納污。傷風敗俗。勒令閉業後。近處市面頓落。不如往昔。凡事有利必有弊。有弊必有利。誠不虛語也。

聞近來官廳禁娼頗爲嚴厲。當地土娼被捕者甚衆。皆送入濟良所改過。誠快事也。然毋步滬地禁娼之後塵爲幸。

好兄妹　明哲攝

嫁

（香）

其時斜陽才下。從M醫院裏走出兩個女郎。一樣的十七八歲模樣。一樣的美麗時妝。一樣的把絲帕拭着淚。一樣的悲切地綴泣着。伊們一個叫做汪佩韻。一個叫做薛靜芬。

經過幽靜的J街。伊倆踏着碎亂的落葉。靜芬忍不住低咽道。這事真使我心碎。想不到好好的惠珍姊。竟香消玉沉了。我們豈不少了一個愛友了。唉。佩韻也道。怎麼不是。靜姊。可知我的心更覺得悲傷麼。我的境遇。正和惠珍姊一般的可怕啊。說時。伊音調微微一低。

靜芬慘然瞧着佩韻的玉容。又擊出小方鏡來照照自已。忽的哭了。

佩韻驚問何事。靜芬且哭且說道。可憐啊。一個女子爲什麼要嫁呢。嫁與不嫁。有何分別。難道不嫁男子。便不能自立嗎。韻妹。我們是未嫁之身。前途正在茫茫中呢。……

佩韻的兩行熱淚。被這傷心話句出來了。靜芬又道。嫁固然是女子的終身問題。不過也得自由擇配一這溫順的丈夫。若但依着父母之命。貿貿然和素不相識的人處在一塊兒。有何快樂可言。有何幸福可言。

佩韻只是靜聽着。不住的哭。

靜芬又道。就像惠珍姊不是我們一個可怕之證嗎。伊的花容比我們美。伊的才學比我們好。我們不曾說伊是天仙化人。唉。說起伊的結果。却又可憐。又可慘。如此。似我們這樣的人。還有什麼希望。……佩韻至此。忍不忍哭道。靜姊。你的幸福。要比我好得多呢。你們家庭中。不是許你自願的。我……說到這裏。眼淚宛似斷珠般的落下。

靜芬一壁也拭着淚一壁安慰伊道。韻妹不要哭了。傷心也徒然。』且問你不是配了人家了。那一才貌怎樣。能合你的意嗎。

佩韻道。他……喉中噎的一聲。一句話也說不出。可憐伊的玉容。已現慘白。

新日照着歸途。伊們一步一步踏入悲境。……（却酬）

▲**誌謝**　承環球畫報館惠贈花國選舉大會開選參觀劵四紙。又鄭逸梅君惠贈「梅瓣集」一冊。合併謝謝。

吳昌碩墨蹟

胡伯洲藏

故園

（明道）

他一人很無聊的走進了園中。

這時已是秋天。梧桐樹上的葉。大半變了黃色。一葉一葉的飄下來。圓石砌就的荔枝小徑。一半却堆滿了斷枝零葉。沒人打掃。假山石邊的亂艸。長得高過人肩。他不覺立定了。呆呆地想到以前他和伊時常到假山洞中去捉迷藏的。一片天真。何等可愛。可是如今的假山洞。早已被草封住了。伊也在那天一方了。天涯芳艸。徒增懷思。唉。這事已經有十多年了。

他又走到荷花池側。一條石欄已跌在池中。池中祇剩些殘梗。有一頭很大的金魚。唼喋在浮萍中間。噴得水面起了一個小沫。他不覺嘆道。魚啊。魚啊。我記得有一次同伊向一個挑金魚担的老人。買了數十尾金魚。一齊放在這個池中的。不知你可是其中的一份子麼。如若是的。現在你的主人重來了。你可知道麼。若然魚而有知。必覺得你的眼中少了一個倩影了。

颯颯的秋風。吹得他身上穿的一件夾衫飄拂着。只覺很單薄。他也面色慘白。人比黃花瘦。好像有不快活的事情。裏在他的心中。他又沿着九曲橋。走到一座小軒來。那軒牆壁剝落。曲欄早斷。地上生了不少青苔。上面一塊小匾額。寫着待月軒三字的。乃是他的舅父時請某某名書家題的。現在蛛網塵封。只覺得黯然無色。他暗想我舅父在世時。何等有財有勢。這園中常常有達官貴人的蹤跡。開筵賞花。對月吟詩。他老人家又是性耽風雅。經營這座園林。煞費心思。不料現在一敗至此。

故園荒涼。怪鴟來宅。聽得物已易主了。伊也跟着白髮飄蕭的老母淪落市儈之手。雅鳳非耦。埋沒一生。我與伊形體雖離。精神常存。可是精神上的痛苦。此生不能除掉了。他正在沉沉地在他的腦海中廻想以前一樣一樣的情景。忽聽樹上鳥聲。有一羣小鳥飛來飛去。很是閑適。他又嘆道。『可憐王謝堂上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世事滄桑。今古皆然。這一羣小鳥。棲居不去。難道不戀戀故園之情麼。但是這些小鳥。豈知道那些事情。全頁的歷史。知道的惟有此園中的一株老柏了。他想到老柏。遠遠見那株柏樹矗出在那假山東邊。亭亭翠蓋。茂盛如昔。但他回過頭來。却見軒後一顆丹桂。不知怎樣的已折斷在地上了。不然此時金粟送香。走到軒前。早聞着的。他嘆了一口氣。慢慢地踱過去。見廊下牆上有一面着衣鏡。中間已碎成兩半。罩滿了灰塵。他把手帕拂拭了一番。却照見他自已的容貌。憔瘁瘦削。已到中年。非復當年丰姿了。他不覺微微地噫氣。

寒林高士圖　顧若孫作

綠窗偶話

（鄭逸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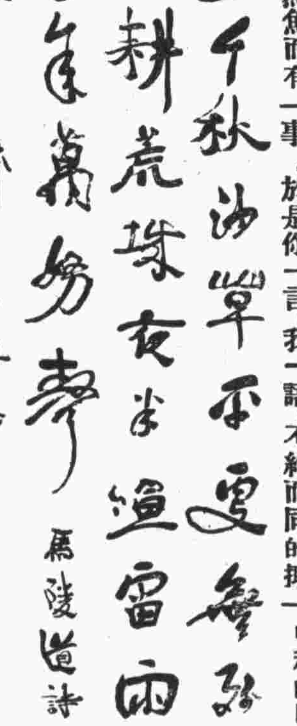
聞喜縣某山中。有廢祠一。相傳狐爲祟。故守祠者亦逃而之他。祠本莊氏。莊蓋五十年前之巨室也。近則衰微已甚矣。一日。有直隸陸生者。爲投親不遇。落魄失路。逆旅主人。下逐客令。不得已。踯躅行郊外。偶至山中。見有廢祠。闖然而入。既少休。天忽雨。即亦安之。懷中尚有晨間所購食物。以充飢餓。蕭寂無所事。乃拾土塊代筆。題詩牆上。頃之。有老人扶杖出觀之。生與寒暄數語。老人讀詩至『荒祠古木無人問。定有神明呵護來』二句。再三吟誦。謂生曰。君詩筆清超。異日當得意。陸答曰。承丈人謬贊。小子方慚無以自立耳。既而邀生後堂。日已暮。堂上燈燭輝煌。須臾出盛饌款之。別無他客。祇兩女出陪席而已。老人曰。方今男女公開。老朽年雖衰邁。曾至歐美一游。故絕少頑固之氣。以君才士。而小女輩亦喜文翰。快談竟夕。得奉教於君子。亦三生石上之緣也。生唯唯。頗局促。自以寒陋。不敢注視二女。略一邪睇。皆殊色也。酒半。二女入內。老人曰。實告君。余輩乃狐也。然不爲君害。蒙君見頌神明。故款君以答雅意耳。因謂生曰。庭左桂樹旁。有金百兩。君明日取之。余助君起此石也。言畢入內。生亦醉臥。天明始醒。則蘧然夢耳。蓋生自題詩後。即蜷伏而睡也。因自笑論落至此。有此佳夢。亦足解嘲。眩而至庭左視之。桂樹旁果有巨石。殆近千斤。姑以手搖之。應手而倒。俯視。則燦然黃金在焉。拾而藏之。望空拜謝而歸。

巴陵吳南屏敏樹。酷喜歸震川之文。嘗手選一冊。恆以自隨。公車北上。爲梅伯言所見。極稱道之。於是治古文者。咸來抄錄所選震川文篇目。而南屏亦由得名。或有問望溪比震川何如。南屏固善詼諧。則曰。方安得比歸。渠亦自知之。故自號曰望溪。蓋百川學海。萬流學川。川固大水。溪乃小流耳。方固自云。僅僅能望於溪。不敢以並於川。謂震川也。聞者引以爲笑。

錢化佛畫佛

查煙谷贈畫

名畫家查煙谷新任東方儲蓄銀公司交際員。爲優待新儲戶起見。特贈畫寶。分文不取。凡有志儲蓄及愛查君書畫者。可至上海西門外林蔭路三興里二十三號。與查君面洽。再如欲索詳章。請附郵票念五分。可得精美之小書幷編號之贈劵。以東方儲蓄銀公司頭獎號碼爲憑。中號者即可得獎洋五十元。以助興趣。不中者該劵仍可抵用。良好機會。毋交臂失之。



錢劍秋手筆

以直報怨

商德短篇　（萍花）

韶華易逝。轉瞬又到中秋了。吳乃琴這天清早起身。盥漱已畢。兀是坐在賬檯前面的櫃箱上。閉目凝思。早點也不吃。如痴如呆。同事們見伊這副怪狀。弄得不懂起來。大家私議。乃琴一定得了什麼惡消息。或者伊的職務。在這中秋節上。要靠不住了。所以愁急。年青專喜刻薄。多管閒事。於是你一言。我一語。不約而同的揶揄伊。裏中有一個夥計。姓錢名叫百能。最是幸災樂禍。竟當面誚伊。說伊要做一週年紀念了。還說住在店裏高舖上。總比較不上宿在街唐口水門汀上的自由舒服哩。乃琴聽他們這樣譏嘲與侮辱。並不計較。但姓錢的話。刻薄而很惡毒。伊不期的向他微微一笑。點點的走到裏面去了。

原來吳乃琴在去年中秋以前。窮途潦倒。做了吳市吹簫的伍子胥。終日沿門托砵。晚間便住在水門汀上打公館。後來碰着了一個父輩之交唐禮生。見伊可憐。把領到自己店裏。充當小夥計。這時正是去年的中秋節。伊自進店之後。雖事學外行。很是巴結用功。且經過一番困苦。克勤克儉。待人接物。一片至誠。所以唐老先生很看得起。那許多夥計。知道伊從前的歷史。不免藐視。方才一個姓錢的和一位賬房先生。更是常常欺侮伊。乃琴逆來順受。從未與他們紅過一次臉。涵養功夫。可算深到了。

昨天晚上。那唐老先生專誠喚伊到家裏。對伊說。自已年紀大了。店務上管理。覺得精力不夠。所以委任伊做經理。並且商量這中秋節後。幾個玩忽職務。和品行不端的夥計。一概停歇。伊聽了唐先生的囑咐。受寵若驚。還很替幾個預定要停歇的夥計們躭憂。廻想到自己過去的境遇。萬一他們停歇出去。個性不改。前途正多危險哩。又想到他們平日情形。我一旦升做經理。在停生意幾位同事。背地裏定要說我弄神弄鬼。打破他們的飯碗。以報往日之怨。這也很難處理的。因而伊對這幾層問題。頗費躊躇。今天清早起身。不住心裏打算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中秋的晚上。店裏賬目結好。事事舒齊。俗例相沿。老板必須請夥計們吃一頓豐盛的酒菜。席間唐老先生。便發表把乃琴升做經理的意思。自後店中一切事務。都由伊調排。接着給伊一張梅紅帖。便告辭回家。那許多夥計。聽說乃琴做經理。霎時大家有些不自在。恐怕他乘機報復。此刻乃琴並不露出驕傲的神氣。酒後把單帖一看。上邊寫着何人應賞。何人該歇。詳詳細細。裏中一位賬房先生。和一個姓錢的夥計。也在辭歇之例。伊索性將帖兒給大衆看。同事們一瞧。快樂的也有。愁急的也有。而賬房先生和姓錢的。急得面無人色。伊見了暗暗嘆息。停了半晌。伊帶笑向他們說道。我們依人作嫁。勞心勞力。的確痛苦。但店東已給了我們薪俸。我們已得有金錢的代價。權利義務。各得平勻了。應該謹慎幹事。希望店務發達。我從前落魄。多蒙唐老先生提拔。今又升我做經理。也是在心力上求得來的。就是諸君瞧不起我。這是個人道德問題。決不能以私害公。可請諸君放心。不過那賬房先生與姓錢的。一則因爲經濟困難。虧空了銀錢。一則因爲放浪不羈。失了商人資格。給唐先生停歇職務。我很覺不安。想定要替他們轉圜。維持現在的職務。在店務上盡力。那是我馨香禱祝的。…這一番說話。說得個個中心誠服。大家慕維着伊。後來果然賬房先生和姓錢的。非但職務不停。還加了薪俸。於是夥友們益發信仰伊。巴給做事。營業蒸蒸日上。伊也算沒有辜負了唐老先生的一番囑托和盛意。

明星小語

（黃道扶）

名伶亨泰（Glenn Hunter）天性異人。遇事不問其大小。必盡其全力以對之。毫不畏苦。其今日之成功。非無因也。亨氏少時。家貧蹇無聊。年十七。赴紐約覓生活。苦無機會。枕衣飢餓。艱辛飽嘗。嗣幸爲其戚介紹入華盛頓戲院。充一卑角。所入雖微。而亨氏頗安之。越二年。轉入影界。曾與女伶瑙瑪合演數片。聲譽因之驟然崛起。洎乎今日。在美國電影界中。已能與李却及范倫鐵拿等並駕齊驅矣。

范倫鐵拿。意大利產。生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美丰姿。且擅修飾。在影界中素有美少年之譽。范氏善舞。曾在紐約教授舞蹈。投身影界。亦已多年。自作導演家殷格萊姆手下之演員後。藝術猛進。在『四騎士』中飾瞿利亞。表情之細膩。一時無二。其作品頗少。曾來滬者。除『四騎士』而外。尚有『荒漠遇美記』及『鞭聲淚影』等。

滑稽明星麥斯林達。法人也。得名之早。過於卓別林及羅克等。麥氏演劇時。手中必攀一手杖。善飾汎袴子。表情自然。麥氏且能自編劇本。殊屬難能可貴。生平傑作頗夥。如『滑稽三劍客』『未婚妻』等。均屬上選。所謂百觀不厭者。余於該伶之片云然。

郎却乃善飾惡人。擅於化裝術。演劇時極能盡兇惡。醜陋之致。郎氏且能以手勢作種種表情。其生平傑作。均以冷雋見勝。如『鐘樓怪人』『地震中之情史』及『忠信篤敬之華工』等。皆曾在滬開演。

中秋韻語

（天壤王佛）

王岐公中秋在翰苑。上召至小殿賜飲。宮嬪各取巾扇求詩。宴罷命輟金蓮燭。扶掖歸苑。見（錢世昭私誌）

庾亮在武昌。中秋諸佐吏乘月。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佐吏避之。亮曰。少住。子于此興復不淺。遂共談咏。又謝尚鎮牛渚。中秋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袁宏于別舫諷咏。聲韻清朗。尚即邀宏舟。譚論達旦。並見（晉書）

蘇頲與李乂。對掌絲綸。八月十五夜。禁中玩月。備文酒之宴。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命徹去。見（天寶遺事）

巫山神女峯。八月十五夜。往往聞絲竹之音。見（入蜀記）

鍾陵西山。每至中秋。車馬喧闐。士女雜沓。太和末。書生文簫。往游。覩一姝。甚麗。且歌曰。若能相伴入仙壇。應得文簫駕綵鸞。自有絳襦幷甲帳。瓊台不怕雪霜寒。歌罷。穿松徑而行。生躡其蹤。姝曰。莫是文簫耶。相引至絕頂。俄有仙童持天判曰。吳綵鸞。以私欲洩天機。謫爲民妻一紀。乃與生俱下山。歸鍾陵。見（仙傳奇）

明皇與葉法喜。中秋游月宮。聽樂。問曲名曰。紫雲廻也。明皇默記其聲。歸製霓裳羽衣曲。見（集異記）

天竺寺每歲中秋月夜。有桂子飄落。寺僧嘗拾得之。故宋之問靈隱詩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見（西湖志）

聯益箋之榮譽

本公司總理陸文中。因公赴甯。晉謁楊督辦。鄭省長。均經接見。除陳述要公外。談及創製之聯益箋。深得兩長之嘉獎。謂提倡國貨。振興實業。爲救國之基礎。能擴而充之。亦屬根本要策。並謂陸君一番苦心。創製該項信箋。殊爲可嘉。當力爲提倡。以成振興國貨之志。且勉其更從事實業。可以相當的贊助。告厥成功云。